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八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黃田利編

丘密

婁機

樓鑰

林大中

宇文紹節

任希夷

丘密字宗卿江陰軍人第進士歷國子博士孝宗以薦
賜對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密言泛使亟遣無
益大計徒以驕敵上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
理索否密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上怒密退待罪
上察其忠不譴也累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
使先是王朴爲樞密密不少下之方迂客時朴排定程

頓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落
敵疑心不奉詔抹滅之誓密不禮塗使予祠起知鄂州
歷兩浙轉運副使光宗卽位連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
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陞
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
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及挺死朝廷以命張
詔繼命郭杲杲死韓侂冑復以付吳曦曦叛識者乃服
密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卽位赴召中丞謝深甫
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旣入奏韓侂冑招以見
奏疏幾一千言示密蓋北伐講也知密平日主復讐

可與其功名密曰兵凶戰危首事之禍其誰任之
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侂冑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
南奏以密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諭金人
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宣撫議遂寢侂冑移書
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人
以嫌疑之蹟則同侂冑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
書汪淮宣撫使金人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
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
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
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密得金人講和之情白于廟堂

請遣使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旣指侂冑爲元謀若移書
宜暫免係銜侂冑大怒罷密以張巖代之旣以臺論奉
祠落職侂冑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
置大使兼知建康府以病勾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
忠定宗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
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太常博士祕書
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傅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以
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累擢監察御史
未退而除命頒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爲之

拜佐冑議開邊機極口沮之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其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爲大將孰可爲計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闢邊釐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佐冑誅召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又兼太子詹事遷至參知政事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敝蠹紛然機彌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

市私恩不避嫌怨數上章告老寧宗不許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予祠歸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機撫其弟模棟卒爲善士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爲後言人憚而服之稱獎人才訪問賢能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有歷代帝王總要及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弄云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登第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溫州光宗嗣位累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回避
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會慶節上

壽康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王牒聖政會要書成
重華又屢更日鑰奏言之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
人俄兼直學士院草光宗禪詔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
朱熹忤韓侂冑除職與郡鑰奏留不報趙汝愚初謂人
曰樓公當今人物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
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彭龜年以攻侂冑與郡鑰
與林大中奏留龜年竟去鑰遷吏部尚書已而以顯謨
閣學士奉外祠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許
之侂冑誅起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
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

陞楯舊班誥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趙汝愚子崇憲奏
雪父冤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
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
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與郡辭進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
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林太中字和叔永康人入太學登進士第知金谿縣郡
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投劾歸已而主太常寺
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
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

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責
大爲小人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
謫嘗表裏王淮劾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
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
二年守侍御史兼侍講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
峻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俱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
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與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
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熹
貽書朝士謂林和叔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
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

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卽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韓侂冑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冑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冑侂冑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韓鑰繳奏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冑以外任有旨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不聽呂祖儉以攻侂冑謫大中棟之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冑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勾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沖佑觀乞休致復元

憲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

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撝把
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掛口客或勸通佞胄書
對曰吾爲夕郎時一言承意豈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
福盍亦免禍對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佞胄
誅卽召見試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
爲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革佞胄弊政作家活耳大
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是年卒年七
十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大中清脩寡欲
退然如不勝衣及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

向不凡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宇文紹節字挺臣祖簽書樞密虛中父顯謨閣待制師
援皆以使女真死無子孝宗命族子紹節爲之後旣補
官復第進士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韓侂冑方議用兵
紹節專爲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侂冑以
書讓之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
關邊之害而無關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爲進取計非所
敢知侂冑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紹節召還遷至試吏
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朝廷於蜀事
所將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其卒也寧宗

進賢政殿學士致仕又補七官爲少師謚忠惠

任希夷字伯起伯雨四世孫也先眉州人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登進士第調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歷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寧宗卒如其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與祠卒贈少師謚宣獻

論曰識闇不可以慮事勢弱不可以倖功故韓侂冑謀開邊丘宓婁機宇文紹節力止之樓鑰林大中之扶善

類林諫臣亦皆弗避佞曹之怨茲豈爲身謀而罔恤國
事者哉任希夷均大臣也方二奸執柄之日惟務拱默
自全得無負疇昔朱夫子之教耶

劉頴

吳柔勝

楊大全

應孟明

陳謙

陸游

薛叔似

商飛卿

劉頴字公實西安人第進士累遷起居郎兼實錄院檢
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起與郡歷知平
江徑歸奉祠再起知泉州請興國祠以歸祠滿除敷文
閣待制致仕嘉定初召赴行在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
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五

八賸先祿大夫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頴奏今日之
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爲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光宗時
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
易踈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興頴奏願陛
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
狂從班日韓侂冑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頴謝絕
之常言士以不辱身爲重云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登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
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
使湯碩劾爲汝愚黨且主朱熹之學不可官師儒自是

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
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伊洛之學晦而復明
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收土豪孟宗政
扈再興隸帳下後皆爲名將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
湖北運判兼知鄂州改知太平州終祕閣修撰奉祠卒
謚正肅二子淵潛各有傳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第進士調溫江尉紹熙中
召除監登聞鼓院光宗以疾又不省重華宮太學生汪
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
書爲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寔明日達聰之

地今乃使人視爲具文吾何顏尸此職乃爲書以諫
請過宮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略曰盜滿山東而
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
此猶左右聾瞽爾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
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疏入又不報寧宗卽位累遷
司農寺丞脩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冑私臺諫
之選爲已羽翼且欲得名士以壓羣言一時好進者恨
不預此選也有力薦大全者屬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
目夕下矣大全笑謝明日遂勾外時實錄將上當推恩
大全去不少待除知金州道病卒